

江西大志論二首

王宗沐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爲起于中古憂衰世之事也衣袂復墮之警弧矢除戎之義蓋拳拳焉而後世自戡亂之後未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之治亂未嘗不以德三代以後之治亂未嘗不以兵是烏得罷不講也江西東南大都濱江帶湖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略盡于此矣此多則彼乘民安則盜輯乘除機宜可指諸掌者入我朝正德以後則漸入于多事蓋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今各衛之額大率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藝文

不足戰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可用而藉邊兵一時艾剗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劫非不適意然邊廣兵苦驛騷不可束縛而田州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心譬之病稍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語理而況爲經年之計異數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徵兵轉輸不啻焚溺頃者調狼兵以萬計近又募人廣海間道必取西江其供應不給而焚廬掠奪幾無異賊巡撫何公遷巡按鄭公本立皆條疏令總督遣官護蒞又頒部位不得雜以無藉者即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朝不圖夕緩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頤瞑目以視其虜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半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爲盜其計未可遽止也而況贛州之賊頗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能草獮禽難以稱快志而

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南豐震驚撫建每一報至即束手不可爲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道不明則無以待其至耶段秀寔曰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則狐豚特犬皆能爲患今各營旁伺意在需時萬一水旱相仍捧土不塞江河是濫而況連湖湘以爲上流控南都以爲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諸衛減耗民畏言兵若支贅者每一調遣練習若兒戲然懲前患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壯不他慮其威非特云爪牙也皮不傳矣于此而欲建蒐討之議信截馘之法立不可測知之防于苟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爲然者夫江西地險瘠民強而喜鬪訟桂文襄公夢志之矣崇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萬有一爭輒聚數百人其勢非盡夸人之宮而殺其讐不止也非可安枕而卧者也使其爲公

戰如報私仇此秦人所以併六國也患無以倡之者往時鎮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爲制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勲至撫民安以制突寇彼豈不憚于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爲今計者不過三事曰練曰募曰調練爲上募次之調爲下凡兵不過曰守城曰野戰野戰爲難守城次之夫調兵者其野戰之歉與退而不可盡法者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于守城也其暴掠之慘與供給之費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于無益也百里而奔命者蹶上將千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里親戚以處于此豈復有愛其田閭里居之心哉故凡藉手于調者元末楊完者之在臨安可鑒也非國家之長計也若必以爲藉調者是田單終不可以強敗齊而少康不可

用一旅也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征輸之令悉於編氓焚掠之慘毒于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于掖門朝廷亦嘗拔知縣之官于不次又設專官以爲名矣而終未聞有精銳之卒足以當一陣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以柔脆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掣肘之責分于旁列自非斷疑信法預賞任功察微無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郊有壘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寔于斯土者固宜以爲支矣然觀往事則昭然若指掌可視也自古言治兵無出于數事者每倡言之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便機狃而不奮則畫雖深而寡成效伏險于大順慮患于未然而況浙直連墟閩廣未靖四鄰剽擾方獨處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爲此熙熙哉太史公曰教習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弛于國兵甲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世儒闇于大較猥云德教遂執不移宋向戌晉楚弭兵其從交相見以爲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凡闇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難動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闔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不可談海陵之積蠹然之治非所以切寔事而慮深長者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己卯以來江西宴安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精者別號作之人人自信而不至于以爲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于其間爾光弼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幟爲之加明世宗之幸潞州非易

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三軍爲之惕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于顧盼則下之人有毅然之志而不敢于偷安朱虛行酒則一座皆肅項梁治喪則賓客皆辦驅人於鋒鏑習人以殺伐而托于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法嚴則賞附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財出自庫藏者如賦書所具已不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雖韓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馘之法得人人死力哉昔在贛軍門之始勦也嘗具請以廣鹽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湓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費出于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鹽不下而稅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簡幾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今有司往往告乏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國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日食羊投醪分于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勵世之權則惟明于殿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偷勤夫平常之事文史之間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尋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違時者有獨異之譏任事者多見疑之迹機密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遍諭功成而不能以自晦則忌至而不能以悉平是以當事之臣常淪于不韙垂成之迹每廢于嫌疑自非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疑而遽易甫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譏關以禦暴而亦以爲暴彼鞞膝袴首而稱雄者豈俛首操耒者耶亦椎埋不逞之徒而已用之則必有以優之優之而過則驕不可復制優之必

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復遣故有叫呼于爲憊者亦有橫枕于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之功燃眉之急不惟人將不助其謀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卮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光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爲白者此所爲謹微也集此衆効即練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特苟目前若引盜入室不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于罪謫者邇年以來嘗有令輸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奸其不能操戈從事于什伍亦明也故軍之耗不可復而取足于民兵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精兵時變代遷不可盡悉而有備無患千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突倏忽而至衛信宸濠之微賤瞋目而破南九固猶爲有守哉前輪不易後車將覆余故諄諄道焉

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爲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阻嶺稍轉而西東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國家初定天下更置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皆設衛如秦如九江如贛而東皆設所如信如饒豈非以楚有洞庭長沙郴衡之險爲江上流盜所根盤而東則浙與徽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簡易爲防哉余志歷朝兵事其所緣出入之路與備禦之地皆非經常耳目所及然則治天下國家強幹弱枝居中制外者乃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盡憶度周列王其剪截萌芽留意於必攻之途者亦不得而獨缺也邾城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孝寬重之而

彼皆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及或出奇且
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虜已在目中矣故地有險而將
愚者則棄地有易而敵邇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互持
者勝負十五此地之道也今江西無桴鼓之警其民安土樂
業四境一家萬姓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爲隄
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爲勝據之以爲
亂而已四隣相接事防侵軼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
以爲勝者如狄青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赤子忽若龍蛇依
傍巖箐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爲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
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勝語曰尺箠當猛虎奮
呼而操擊衣甲據兵而寢童子彎弓射之矣意外倉皇周慮
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鄱湖固大澤壓四郡之境春夏

水溢渺茫萬頃則波濤蕩瀾不可湊泊秋高水落塍埂微露
則又千條萬港舟一出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
居則行賈風舶不得安致甚或剽劫六姓恣逞無忌捕急則
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
有四蓋謹之也他諸嶺北邇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迤官府
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釁逃入其中教之縛噬出
入事連數省則彼此相持莫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司
又以逋負急征之無罪虐易生其憤心聚而得志其爲隱憂
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剪截之究詰之則且聚而不散
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言無害者冀苟安枕爾故江西
大勢凡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爲咽喉境內有警皆
所當慮而贛州尤爲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

所不當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之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以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佚事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盜可息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畧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於九江而贛吉撫饒滙於鄱陽湖口國家于九江開府置衛又制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守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贛瑞諸盜不敢窺湖

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道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祈門池州衛一所屯建德復於要害隘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墩則陸道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施行二公慮誠深其於金陵之勢猶有百里之邑雖狹而必有邊一圍之山雖卑而必有趾邊與趾即險也子之論設險其於平承無庸且置也即擇而後守則變不可預圖若必皆守是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贛石灘虔州之峻阻也李遷事終於敗亡生米渡南昌之坦途也岳

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子之所不能窮而穰苴白起之所不能備也子悉圖之其將盡乎不圖則書無所庸之而子奚以籌耶嗟乎是非予心也余之論設險亦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而已非以謂將也自兵法而言之擇險而出奇者名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令可使有餘自治法而言之克盜於已形者巡撫有所不足散盜於未聚者簿尉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必盡求爲捍敵哉而公劉之始至邠也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文公之徙楚邱也必協之中星而陟之景山彼所以爲眷眷不憚煩者蓋擇地以居民處於陰陽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煖燥濕必避其郵故燕趙之慷慨非獨輕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多瘰長沙重睢彼非獨不理身也食其土之毛又因而

習焉少長相承則以爲固然斯所以爲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懷土然去兒齒者漸則不驚此其利害與介冑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視其所居察其磽肥夸曠不使其處峻阻也即峻阻矣旣居而安土稍據以成俗則以計散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腋其間則明其保伍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鬪也地險而遠聲治叫呼之所不達則時聯而集之警以象魏而夸其所憑依不使其自遂也即不幸習成而事遲機萌而牙拔則潛謀密計解約判仇沉沉冥冥不弛不驚不使其驟發也如此而又能時征輸寬剝擊與之休息教其子弟而植其田疇結洽膠固蕃庶蒸變則彼亦各愛其妻子室廬以求老死者人情之所同雖有城深池不敵人和而況深林大澤亦庇以生彼安肯舍其

所甚利而求必死於安全之自哉此余所以告有司與吏於
茲土者也

千金陂論

徐良傳

論曰余嘗眺擬峴臺周行千金陂上退而覽觀載籍睹其興
廢之故可異焉初汝水自旰來達于瑤湖望郡以趨西合臨
水抱郡城若環玦此山川之本性古今之經流也其利民之
大俗所共睹撫三閘阻河以形勢則壯充溢支渠以水利則
博傳舍臨隄以譏守遂逆則便舟楫達于四門以轉輸懋遷
則利而風氣完固亦在其中矣此昔人相土卜勝設險建國
之本意也然自瑤湖以達於今孔家渡地平衍而土疏惡中
唐時始決一口春水暴噴岸善崩阡陌歲縮支港橫溢正道
堙淤生民坐失鉅利上元間守臣嘗建華陂以遏支而行正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藝文

九

大曆中刺史顏真卿繼築之名土滕陂貞元中刺史戴叔倫
繼築之名冷泉陂咸通中渤海李公繼築之名千金陂軍倖
柏虔冉始爲之記而千金陂之名至今未改自此水復故道
西過黃塘橋口湧連樊之流東則長寧長樂臨汝西則靈臺
四鄉之間溝澮綺錯脈絡股引灌田各數千頃言水利者尤
急焉宋紹興中郡民王姓者獨修之嘉熙中太守趙師郡又
修之淳祐中太守葉夢得又修之時則教授趙與輶爲之記
趙記視柏前記爲詳今所賴以知此陂顛末者多二記之力
也宋季元末兵亂相尋陂復大決延至於今無慮三百年支
流日益深廣唐時決口纔數十丈宋已倍今則三倍之矣趙
記中所載修築之費錢二百緡米二百石嗚呼尚可言此哉
弘治間訓導王溥主簿李郭先後奏請修復事下有司輒以

時詘而止嘉靖初太守祥符李公茂元採諸生章袞等議慨然欲修築之時無撫按主之於上木石畚鍤已具竟爲監司所阻至二十六年巡撫傅公鳳翱以興革事宜詢諸郡縣臨川令條上千金陂議而先是十年傅公清戎江右問俗於士大夫備知陂之宜復及見是議忻然報可迺檄委同知陳一貫專董其役陳亦素欲爲民興利有志是陂毅然身任其事而過聽訓導楊演計以松櫃實塊橫截中流下多疎漏其後復檄通判潘梅佐之潘以竹絡籠鵝卵石障之旋即摧決蓋故道之壅沙尚高而大川之洪流愈激雖踰年隄成百姓懽歌而識者固憂其潰矣未幾雨漲果決陳亦以考察罷去倡爲浮議者遂曰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陳之亡也防川故也是亦不察甚矣夫隄以障決流而復故道此韓子所謂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藝文

十

不塞不流者也豈其逆天地之性而魯公諸賢肯先爲之乎宋元豐中曾南豐記擬峴臺曰風檣沙鳥出乎履舄之下民樂耕桑以自足野牧不收露積不垣生民富強庶風可徵而淳熙嘉泰間守郡者即今文昌橋相繼爲浮梁數十艘東萊呂公爲之記是唐宋盛時水皆由故道歷數百年陂固無恙何防川之有昔西門豹爲鄴令漳水在鄴旁而不用史起議其不仁不智後起用之鄴以富庶民用歌舞今撫之利莫大於是陂匪直引漳水築鉗盧資灌溉一節之利而已百姓歌且舞焉豈後史起哉況陂之成者什八九決者什一二而募金在庫千有餘兩募石在工萬有餘塊可不別費一錢而足者顧爲今之計宜先出故道高沙置之堤外水道旣順然後投巨石以塞決口一顧盼定矣今不咎往者之失策而遂謂

堤不可復豈非因噎廢食者哉是惟利害之大者故詳著于篇

國朝

食鹽論略

邱維屏

某氏曰準戶口散鹽使聽商浮其價官以徵價銷引而歲考其成其法非舊所有故舊志但載帶徵鹽鈔別無所謂鹽價者鹽鈔者徵銀以爲工本而償以鹽猶鹽價也其後鹽不復給鈔銀不蠲令民於兩稅中雜輸故曰帶徵然爲數不多故民輸而不之覺具府舊載權志所權者鹽商而已自萬曆間民之生齒日繁府歲銷鹽約三萬爲斤者殆有十餘萬其後計丁口每俵十斤八錢寧都凡俵一十七萬四千八百斤有奇當贛州八之一而強矣其後每丁口加至八十四斤有奇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藝文

十一

又七三其倍而強矣況乎運鹽有程爲算非有奇率而寧都視零都贛縣不越三二百里然鹽價相視獨一聽之商算較又增其七之二焉

唐

廬江四辯

盧 藩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註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註云即彭蠡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

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潁畧廬衡爲淮南顏註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旣得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慧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藝文

三

封爲大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山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宋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澠至於大別南
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又曰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
中江入於海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旣出於聖人之手則
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
以覈其事實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
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
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
江則曰漢旣匯而出爲北江江旣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
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
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化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

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攷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
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
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
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
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
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
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
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
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
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
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
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

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瀾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瀦以爲是瀾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

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居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旣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

江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飲一時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

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灇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
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
何獨至此而辯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
若曰洲別則夫九江之鑿吾旣辯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
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
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辯而後可也今皆無
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
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
及其旣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
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
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
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
江西通志

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
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
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
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
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
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沂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
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
爲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
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
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
州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
一讀而不思思而不攷者旣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

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旣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

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知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旣明矣乎若更以它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

西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

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一 藝文

七

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緒於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漢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